

影片解构——《八角笼中》人物困境与双向救赎

许圣贤

湖北商贸学院

摘要：电影《八角笼中》以“温暖现实主义”的总基调，讲述了在遥远山区落魄沙石场老板向腾辉和贫苦的孩子们之间在现实的困境下突破“牢笼”，走出大山，最终完成“双向救赎”叙事逻辑的闭环。影片由大凉山“格斗少年”的真实事件改编。王宝强作为平民出生的演员和导演，经过六年时间的剧本打磨和思想沉淀，以独到的底层叙事，进行了艺术加工和价值升华，使观众对这一群边缘人物形象能深入认知和解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关键词：“八角笼”困境；双向救赎；底层视角；艺术风格与批评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8.052

一、社会困境——塑造命运的“雕刻笔”

马丁路德金认为：“贫困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社会存在又决定社会意识。不同于《中国女排》《中国乒乓》这些影片，《八角笼中》叙事走向的主导与人物形象的缔造并非格斗训练本身，而是复杂的社会因素。孩子们能否走出大山，向腾辉能否办好格斗俱乐部，社会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物情感和态度的转变都与之息息相关。向腾辉的格斗俱乐部刚刚成立，投资人王敬福因涉嫌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被拘留；在酒吧又因马虎和苏木“打假拳”而遇到小混混闹事，演变成群殴。向腾辉也为此事把沙场卖掉；之后经过与校长和领导一系列交涉，俱乐部逐渐有了起色，他却又被怀疑拐卖儿童和强迫劳动而受到恶意网暴，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谩骂都涌向了他，马虎拦路被捕，苏木遭到殴打骨折；此后，俱乐部境况急转直下。以这种非典型矛盾构成戏剧冲突的要素，作为推进叙事的主要动力，从社会宏观视角影响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正是《八角笼中》独特魅力所在。

二、镜像映射——剧情发展的驱动力

（一）家庭悲剧——自我审视的一次映射

在与“大凉山”少年的初次接触时，向腾辉带孩子打假拳更多的是以赚钱为目的，利益关系成为绑定他们的纽带。但随着与孩子们的深入交流，他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自己的身影。曾经的他靠拳击改变了自己命运，却被教练所蒙骗使用兴奋剂而被取消冠军，因愤怒打伤教练入狱。而在向腾辉目睹大山里的孩子们生存困境之后，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试图通过格斗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向腾辉一开始并不是就是为孩子谋出路这样一

个无私奉献的人，孩子对他而言是一面镜子，镜像里的是孩子，折射出的是自己。这些孩子是不幸的，从小失去父母，没有出路；自己亦是如此，母亲精神失常，自己前途无望。同样的命运，让他也孩子间惺惺相惜。像腾辉的人物定性在一层层蜕变，他是孩子们的教练，朋友，甚至是半个父亲。他在改变的似乎是他们的命运，但本质上是对自己过去的“重新定义”，是一种自我救赎。而这种自我救赎，是他能坚持下去的强大驱动力。

（二）川剧变脸——命运转折的二次映射

在影片后半段，向腾辉坐在车中，看到窗外的变脸表演，面具通过车窗投射在脸上。在之后的采访中，王宝强导演坦言：“在这样的情境中突然出现一段变脸，应该是很多观众预料不到的。放在这里，主要是起到一些隐喻性的作用。那个时候向腾辉遭遇堵车，寸步难行，他的人生也是在这个时候寸步难行了。一方面是现实的情况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前行，另一方面是心态上，他会觉得非常疲倦。在这时出现一场变脸，就会对他起到一些格外的警醒的作用，让他从当下的困厄中解脱出来，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1]事实上，影片叙事背景的“大凉山”原型在四川的大凉山一带，“川剧变脸”这一插入成分有了其存在合理性。这种亦实亦虚的意向化表叙，在片刻间完成角色心境逆转。“喷火”这一能指，抽象又不失叙事逻辑地表达向腾辉即将燃起斗志，浴火重生。在叙事逻辑完整的同时，又达到一定艺术高度。

三、双向救赎，打破命运的“催化剂”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对于大山少年这一边缘化群体来说，连绵的山脉是囚禁他们的最大“牢笼”。

没有社会关注和家庭支撑，摆“石头阵”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向腾辉的出现，给予了孩子们一条全新生活的实现路径。而对于向腾辉而言，他也能通过教孩子拳击实现自己曾经的“冠军梦”。向腾辉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生如野草，不屈不挠”的生命力，而他自身也给予他们新生活的希望。向腾辉和格斗少年，他们从属不同的“牢笼”，而打开牢笼的钥匙掌握在彼此手中。从生活角度上看，他们目标是矛盾的，但在时代语境下，他们的卑微又是同一的。而这种同一性促使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现状。此时，“八角笼”不再是两者狭义上的“人生困境”，进而转变成决定共同命运的“角斗场”；彼此的守望，成了加快命运转折的“催化剂”。

四、艺术特色与影片缺憾

（一）命运“蜕变”——从黑白到彩色

在八角笼的最终决斗中，王宝强运用了很长一段黑白镜头，直到战胜对手后才切回彩色。黑白的元素，恰恰隐喻着这些孩子的人生。黑白镜头其本身的压抑感和纪实性更凸显了苏木的困境。“格斗少年”的人生是黑白的，面对现实的压抑和残酷命运的强烈恐惧，想要突破八角笼，他只能战胜几乎不可战胜的对手，这是影片前期铺垫的必然结果。黑白亦是戏剧张力和影片质感的集中体现，能调动观众情绪。王宝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这是一种突破，像很多体育题材的影片，确实会用黑白来表现一些闪回，但我并不是这样用，我呈现的是当下的情境。我也考虑到黑白会更有力量感，更有代入感，也会削弱暴力的部分带给观众的不适感。当然我必须说，这个方法用在别的影片中可能并不适用，在这里我用它是因为它和《八角笼中》的调性相合。”^[2]

（二）底层视角——淋漓尽致的形象刻画

从影片叙事内容看，《八角笼中》的情节建构并不复杂，然而该片确乎充分挖掘电影的叙事功能，通过独特的“手段”构建起对观众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故事，而这种“手段”就是近年来电影叙事中较为流行的“底层叙事”。底层叙事意指作品聚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通过摄影机的声画手段来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周遭环境、心理情绪等，进而深层次反映

社会全貌，并表现出创作者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3]事实上，“底层叙事”这一手法一直贯穿着中国电影史，但在不同时期往往具有不同类型风格的表现。90年代末，贾樟柯的《小武》所表现的人物形象和叙事风格趋向于“诗意现实主义”；而《八角笼中》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则更多表现其“温暖”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核。

不同于传统体育类型片叙事模式，《八角笼中》更侧重于边缘人群在社会中与社会环境、主流群体的矛盾冲突，强调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而非局限于个人成长历程。在叙事主体方面，《八角笼中》聚焦于偏远山区的儿童，将大山作为地理限制因素，将其困在其中。影片中延绵不绝的山脉象征着孩子们绝望的人生，让他们失去了走出大山的根本条件。除了自然条件的恶劣，影片中家庭条件亦是压抑着“大山少年们”成长的重要原因。由于家庭的不幸，他们被迫而过早闯入社会谋生，甚至为了活下去选择了摆“石头阵”拦截过往车辆抢劫。从客观的角度看，这样的影片开场设置似乎加深观众与这一群体之间的误解。而在事实上，王宝强以如此“欲扬先抑”的叙事技巧设置人物形象，在一开始就突出人物负面性，奠定了人物性格基础，之后强化人物反差感，符合叙事逻辑的同时也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在主流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叙事中，“欲扬先抑”是底层叙事经常采用的叙事技巧。《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就是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故事一开始，程勇参与假药的销售只是处于纯粹的商业目的而非救死扶伤。在前半段的叙事中，他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假药发家的“暴发户”。直到他真正深入了解这一群病人，并经历了挚友吕受益因白血病的折磨病逝，黄毛因躲避警察车祸身亡，团队分崩离析后，才最终完成从“药贩子”到“药神”形象和思想的彻底转变。显然，无论是《我不是药神》还是《八角笼中》，这种将人物形象前后进行巨大反转的叙事技巧，不仅能使其与影片的表达思想相得益彰，更极大地提升了故事张力。

镜头叙事的选择，也从技术层面提高了影片的高度。不难发现，在镜头中孩子的形象大多与镜头在空间水平上保持一致甚至更低。一般意义上对孩子的拍摄角

度大多展现的是成人对小孩的俯视效果，体现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但镜头空间里的大部分场景，从视觉效果上表达了对这一群体的尊重。影片色调选择上，除了酒吧场景外少年们的场景一般采用暖色调。在影片强烈的矛盾和命运的悲剧中，从心理层面传达出温暖祥和之感，贴合“温暖现实主义”。相对而言，向腾辉无论与校长，抑或是公司经理之间基本是冷色为主，象征了成年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导演的个人阅历，亦加强了其独到的底层叙事与电影的真实质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八角笼中》带有王宝强的“个人自传性”。在某次采访中王宝强吐露：“从小我在家看到了电影《少林寺》，心中就埋下了一个电影梦，有这想法之后，我从来没有放弃过，6岁我就跑少林寺，但发现少林寺只是取景地。之后经过多年习武，我还是十分想拍电影，就在2000年后，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成了一名“北漂”群众演员。群众演员也是演员，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和肯定，我当时觉得我的电影梦实现了。后来，通过多年的奋斗拼搏，我成了一个演员，开始尝试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类型，合作过一些非常优秀的导演，也积累了很多拍摄经验和创作灵感。我开始有了自己想讲的故事、想表达的情绪和想传递的能量，我开始有了拍《八角笼中》的想法。但因为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其实没有那么成功，所以这次创作就遇到了质疑。但这些质疑也把我内心的倔强激发了起来，在各位好朋友的帮助下，我坚持把影片拍完，陪着它上映，看着它跟观众见面，并取得了目前的成绩。我觉得只要努力，就没有不可能。”^[4]

（三）“缝合”缺憾

“一个镜头的意义是由下一个镜头所给予的。”影片为了完成某个叙事，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本来没有关系的画面组成一个个能单独完成叙事或表意功能的场景段落，结合人们的心理认知作用而产生一定的上下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缝合”了观众心理认知与电影主题在想象关系上的那个“缝隙”。^[5]在对影片的评价中，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表达了对影片后半段叙事“断层”的遗憾。向腾辉接受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后，在缺乏前期剧情铺垫的情况下，互联网舆论反转略显仓促，不符合观

众的过程预期。影片的前后镜头间有逻辑缺失，导致王宝强接受采访时的情绪爆发力和网络舆论转变这一段呈现出的戏剧张力不足，情感的“缝合”似乎缺乏说服力。对于这种情况，不妨横向对比，同为现实主义题材的《我不是药神》，主角程勇情绪的激化，建立在一次次生离死别之上，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其对“医药体制”和“看病贵”之间矛盾深层次突破及总体逻辑框架的运行更加平稳，最终观众的主体意识在解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强化。影片叙事对象“非我”亦是观众“本我”，底层叙事下产生的情感共鸣，观众很容易自觉形成社会身份的自我映射。而客观来说，从另一视角解读，由于《八角笼中》叙事主体是趋于边缘的人物，真实但不具有普遍性。影片叙事对象与背景建构与大多数观众存在一定的差距，因而观众与这些大山里的孩子缺少身份认同也是在所难免的，更多的是出于人类自身的情感，对于弱势群体的本能的同情。

虽然存在微瑕，但影片在主流价值观层面，融入类型美学，既能彰显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价值，表达对边缘人群的关注；又能体现“温暖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展现人性光辉。在首周斩获10亿票房的佳绩的同时，也对国内这一类型电影的实践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正如王宝强所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隐形的‘八角笼’，我相信观众看完《八角笼中》，无论在任何的困境当中，都能感受到力量，冲破命运的牢笼。靠自己，寻找自己的出路。”^[6]

参考文献

- [1] 王宝强，武瑶，程逸睿.《八角笼中》：“原生”表演力实践与底层叙事——王宝强访谈[J/OL]. 电影艺术.
- [2] 王宝强，武瑶，程逸睿.《八角笼中》：“原生”表演力实践与底层叙事——王宝强访谈[J/OL]. 电影艺术.
- [3] “缝合系统”理论 法让·乌达尔 美 丹尼尔·达杨

作者简介：许圣贤，男，2002.1，江苏，汉，在读本科学生，电影学。